

再过几日，就可发年终奖了。每年大致如此。

“小道消息！后天就能发年终奖了。到到大家留意一下手机短信哦……”同事小张兴奋地在科室内“奔走相告”。耳闻此言，我咧开嘴，思绪一下子被拉到二十多年前。

当年，我入职庄市一家单位。父亲谆谆告诫：好好工作，别犯错误，不该问的不要问。新人一个，见啥啥新鲜。头一年过年前夕，单位陆续发了不少年货，其中一次是分海鲜，准确地说是“抽”：将海鲜按分量轻重分成数堆，依次编上号，接着领导把号码对应地写进“小纸条”，放入一空纸箱，大家随意抽，抽到哪堆就自己装入编织袋拿走。有的抽到一条特大海鳗，加其他海鲜，有的抽到三四条小海鳗……大家嘻嘻哈哈。

到了大年廿九那天，师父跟我说：“走！去领年终奖。”

“我也有？”“当然有。”

头一年，我似乎没有年终奖的概念。师父带着我来到食堂——“临时财务室”。大家排队而入，只见平时吃饭的几张长餐桌，已被围成一个扁扁的口字型，三位女财务人员“正襟”坐于一边，忙碌着，一位根据工资单花名册，喊名字、打钩、报数字；另一位，数应发的人民币；第三位复核，复核一遍，叫领钱人再数一遍，无误后拿钱离开。我有点小紧张，一张张数了两遍，才将两千多元年终奖重新装入那只写有我名字的牛皮纸信封，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揣入滑雪衣内袋。出了“临时财务室”，人感觉轻飘飘的……

第三年的大年廿九，我轮休在家，传呼机“嘀嘀”响了起来，忙回电，单位某会计说，下午去领年终奖。

我问，可以请师父代领吗？“不可以，必须本人。”语气决然。

吃完中饭，我骑着摩托车赶往单位。三刻钟后，碰到好几位同为轮休的同事，他们也是特地赶来的。

“嗨，天好冷。”“待会领上年年终奖，就不冷了！”

“不知今年有多少哦？”一年长的同事，神秘地伸出右手，张开五指。

“这么多呀？”一位同事说用手捂住嘴巴。大家一个个表情各异，透着夸张。

不一会儿，大家领好年终奖，依次出来，三位女同事边走边把“信封”塞入单肩小背包。一只只，看上去，蛮厚的。我也把可观的年终奖轻轻放入皮夹克口袋，拉上拉链。此时，天空开始下起雪花，时疏时密。

问自己：冷？挺了挺脖子：不冷。因为心是“热”的，开车回家，向母亲报喜。

## 年终奖

方颖宜

五年后的国庆节，单位为每个员工办理了一张牡丹借记卡，卡里存有三百元过节费，可去浙江厦商厦购买任意物品，超出部分自理。那一年的年终奖，就打到了这张牡丹卡里。起初，个别人还直嘀咕，都大年廿八了，怎没通知领年终奖？原来，它已悄悄融入我们的“卡包”。至此，大伙笑咪咪地数人民币的场景，一去不返。年终奖以现金发放的形式已消失在历史“舞台”中。虽省去了“领”和“数”的麻烦，但多多少少总感觉少了那种不一般的“喜”与“乐”。

二十年后，年终奖有了变化。一是金额上的变化，从以

“千”为单位，演变为以“万”为单位；二是时间上的变化，从原先的大年廿九，到逐年提前发放；三是便捷化，开卡银行为我们免费开通了“款到账”等各类信息服务，基本上收到信息后，年终奖就进卡了。有需求的，可到ATM机上立取，24小时服务。每每看到短信，往往有两喜：一喜，年终奖到位；二喜，年终奖又比去年增加了。

我的家人在一家外企上班。他们的年终奖由两部分组成。一年发13个月工资。其中一个月工资就当做年终奖的一部分。另一部分，“抽奖”所得（福利）。他们每年会开一次年会，将所有员

工召集起来，其乐融融地吃上一顿年夜饭，当中会按预定的环节——穿插式抽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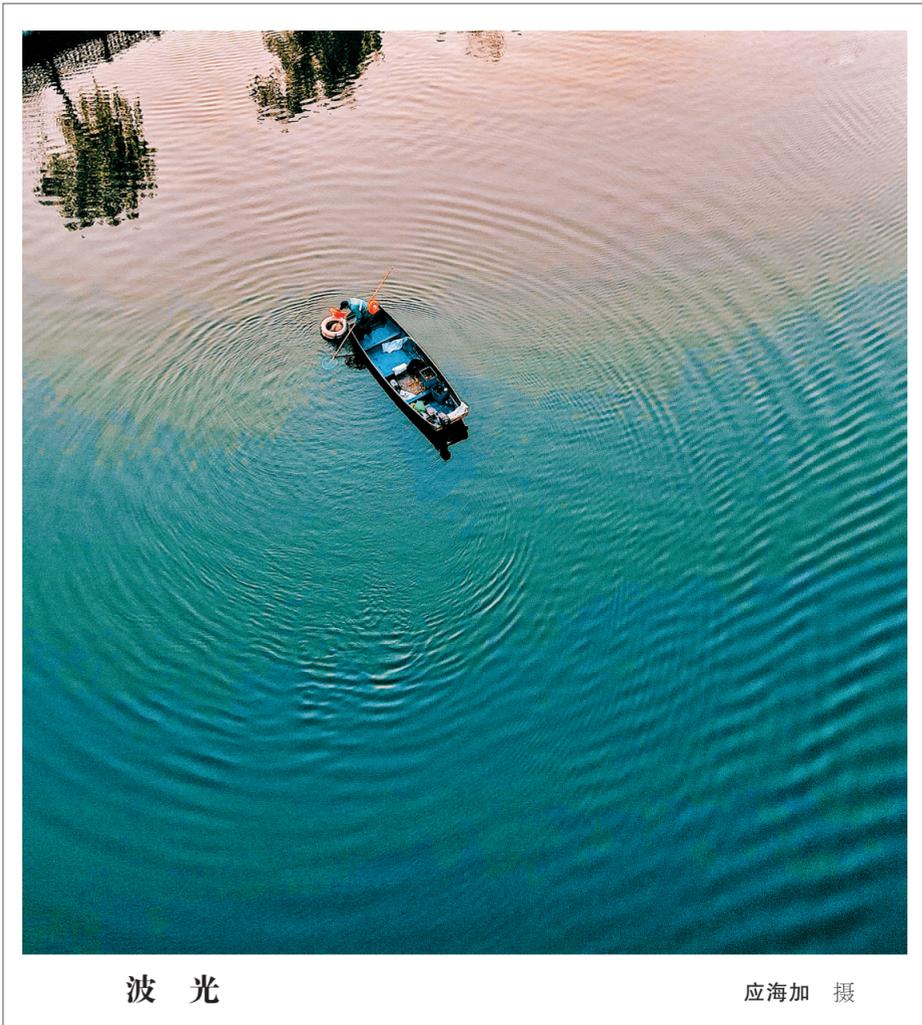
抽奖环节，一般分为三轮。首轮金额不算大，如一道开胃菜，属于热身运动。

第二轮抽奖，才是重头戏。奖金由董事长提供。顿时，大家吃菜、喝酒的心思皆没了，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抽奖环节。这一轮，抽的就是心跳感，因为高低差距蛮大。

第三轮的奖金，是由公司合作单位“助兴”出的。一旦主管、部长抽到大奖，会把奖金如数拿出来，归拢后，继续循环抽奖。故此轮的金额也相当可观。

其实，人活在世上，年终奖拿多拿少，钱挣多挣少，并非最重要的。钱多有的花法，钱少有的用法，过年各有过法。只是别中了赵本山小品《不差钱》的“魔”，“人走了，钱却留着……”

我一直信奉一句话：“钱与命相连。是你的，总归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强求也没用。”因此，好好地活在当下，活得健康，活得快乐，才最重要。



波光

应海加 摄

## 东钱湖的一次邂逅

舒云亮

从小就知道，离宁波市区不远的东南方向有一个风光旖旎的东钱湖，但直到二十几岁时我才第一次走进东钱湖。

那是40多年前的1977年初秋，我去东钱湖水村走亲戚。中饭后从江北岸动身，在江东新河头坐上了航船。坐满乘客后，船上的柴油机启动了，螺旋桨在船尾搅起了阵阵浪花。航船开始顺着中塘河驶向东钱湖，沿途依次经过两眼桥、镇安桥、四眼碇、白鹤桥、宋诏桥、横石桥，以及其他许多记不住名字的桥梁。约莫一个多小时后，航船抵达目的地东钱湖镇。镇子南侧的湖边建有一条堰坝，拦住湖水，形成了内外水位差。以前航行于塘河与湖区之间的船只，往往需要在此车坝过堰，所以许多人将当地叫做莫枝堰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浙东城乡内河运输已经普遍采用了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机动船，车坝过堰的情景已经很少见了。在莫枝上岸后，我跟随需要转船的人步行走过堰坝，坐上了行驶于湖面上的二程航船。

令我惊喜的是，在东钱湖的航船上我居然遇到了同学于镇海。他在船上的身份不是旅客，而是船员。我们热情招呼之后，他解释说他在船上当水手，还干一些杂活。

我和于镇海是小学同班同学，初中和高中是同校同级不同

班，彼此颇为了解。但我们的家庭背景有所不同，我出生在江北岸余使君庙附近的一个工人家庭，他是在新马路73号的部队大院里长大的。在我的眼里，他长相英俊，一双眼睛清澈明亮。高中毕业已经三年半了，我还过着四处打零工的日子，感觉前途迷茫，而他应该已经是鄞县航运公司的正式职工，端上了铁饭碗。

航船启程了，右前方纪念抗战已经过去的赭红色的岳鄂王庙，渐渐地从视线中消失。湖面变得宽阔了，前方是陶公山。传说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协助越王勾践彻底打败吴国后功成名就，但他急流勇退辞去官职，携美妻西施在此隐居。这时候，我发觉航船的速度突然慢了下来，像是在湖面上漂浮，最后发动机也熄火了。怎么回事？旅客们议论纷纷，有人猜测可能是螺旋桨被渔网缠住了。此时只见于镇海已经换上泳装，一个猛子扎入湖中。换了几口气、捣鼓几下之后，他说已经把渔网清除了。爬上甲板换好衣服，于镇海告诉我，这是他作为水手的本职工作。我说幸亏是夏天，冬天可就惨了。

航船再次犁开平静的水面，在机器的嚎叫声中载着旅客和货物继续朝东南方向驶去。下午三、四点钟，航船靠上了钱湖东岸的下水村。于同学把缆绳套在埠头的缆桩上，跨步上岸，站在船舷边提醒下船登岸的旅客注意脚下

安全。当我经过时，他告诉我，航船在下水过夜。于是我们约定晚上在他的船上喝茶聊天。

农家晚饭吃得早。与堂姐一家吃完饭，聊了一会家常，太阳依然斜挂在西边的陶公山山头上。我穿过村子，踩着年代久远的石板路，迎着夕阳阔步走向航船埠头。

艳丽的霞光下，于同学穿着短裤背心正坐在航船舱顶，捧着一本书阅读。我喊了他一声，他合上书招呼我坐到舱顶一起纳凉。并排坐下来后，我看到他读的是一本《西欧哲学史》。我既惊奇又敬佩：在读书无用的年代，他竟然能够静心研读这种枯燥的学术著作。

湖岸凉风习习，湖水碧波荡漾，航船轻轻晃动。面对二灵夕照和晚霞中的湖光山色，我们开始了海阔天空的闲谈。我们谈人生谈理想，谈论校园趣事，谈论诗和远方。时间在悄悄地流逝，几口气、捣鼓几下之后，他说已经对我们的聊天产生了兴趣。直到一轮明月高悬空中，我们才意犹未尽地道别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去村里溜达。走过一座小桥，我看到一栋黑色大房子，原来是史氏宗祠。下水是千年古村，是南宋丞相史浩的故里，他家有“一门三宰相，四世两封王”的美誉。经过千年的繁衍，史氏成了村里的大姓，也是名门望族。下水村分为

东村和西村，村里的民居基本上是清末民初时期建造的砖木结构联排楼屋，但这个时候，我看到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，青壮年似乎都去忙农活了。

小街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忠应庙，其实是纪念王安石的，但大门内传来了隆隆的机器声，原来庙里开了一家五金弹簧厂。我打消了进去瞻仰的念头。王安石青年时期当过鄞县知县，在任上积极兴修水利、整治钱湖、创办县学，浙东大地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年轻的脚印。他用“当时风月故依然”这样的美丽诗句，表达对鄞地风土人情的钟爱和眷恋。

中饭后我告别堂姐一家，再次走向船埠头。下午班的航船停泊在那里，但我没有看到于同学。头天晚上他告诉我，他的船上午就开航返回莫枝。我孤独地踏上了返程的旅途，心中若有所失。

两个月后的金秋十月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好消息。经过年末的两轮考试和英语加试，第二年年初我收到了上海海运学院远洋运输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听说于镇海也榜上有名，他考上的是合肥工业大学的汽车专业。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宁波，开始了港口航运的职业生涯，他却远赴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。最近听说，他已是高级工程师，退休后在武汉定居。

突然间我很想再遇见这位老同学，不管宁波或是武汉的什么地方，聊聊各自的人生轨迹，问问他年轻时怎么会喜欢上晦涩深奥的西欧哲学史，问问他是不是还记得当年我们在东钱湖的那次邂逅。

## 缅怀父爱

王利平

牛年冬至临近，疫情不断反复，磨砺着这个时节，让人有感于物候的变迁，也越发珍惜现实的美好。人实嗣其世，一衰复一荣。冬至于我而言，不仅是一次生者的团聚，更是对逝去亲人的缅怀。

转眼，父亲已离开我们一年了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他：我想起儿时牵着他的手走在路上，想起他承担一家重任的腰杆永远笔直，想起他退休后依旧服务于社区，劳作于农村……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对父亲的一生，我心怀敬重、敬爱，索性拿起笔，把对父亲的思念和回忆写在纸上，权当是再尽一份孝心吧。

父亲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，由于祖父早逝，年少的他为了减轻奶奶负担，主动承担起养老扶幼的重任。当时的他面临种种困境，却从未退缩，小小年纪饱尝了生活的艰辛。但少时经历的千辛万苦未曾压弯过父亲的腰杆，因为他坚信只要肯吃苦肯承担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。长期以来，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也是这般严格要求，使我们早早意识到要做个敢于承担、能为社会做贡献的有用之人。直面困苦的父亲，至今仍是我们心中最初的精神丰碑。

父爱挺拔似青松。记得在我们年少时，父亲有次说起抗战时期他的亲身经历。四明山作为革命老区，彼时是抗战的主要根据地之一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全面抗战的烽火同样点燃父亲所住的农村。十多岁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，穿梭于村落之间，为新四军传递“鸡毛信”。父亲尽管年幼，却胆大心细，躲过了日伪军的重重关卡，顺

利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。也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们也深植“红色”基因，早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在党组织领导下努力

工作。父爱浩荡如长空。记忆里，抹不去的是父亲退休后的时光。年逾六旬的他，和年轻人一样忙碌于新农村建设。为丰富村里老年人的文化活动，减少生活上的后顾之忧，他主动请缨，积极筹划修建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。父亲不仅将自己的退休金悉数捐出，还让我们兄弟几人在资金上大力支持。为传承上王村的历史文脉，父亲主动联络各个部门，组织发起募捐，带领大家修缮祠堂，只为村民能在日新月异的新农村建设中，依旧能感受到历史的风貌。操劳一生的父亲宽厚且善良，他让我懂得一个人的爱可以如此广阔。后来，我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，当读到一封感谢信时，忽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，他早已身体力行地为我们照亮了前路。虽然他会离开，但我们的脚下，依旧有着他的足迹。

时光如梭，父亲的身躯承载得太多太重，于2020年12月长眠。我切身体会了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痛苦与无奈。父亲的一生，是勤劳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，也是默默奉献的一生。他虽含辛茹苦，却仁厚宽爱；对家人爱得厚重，对工作爱得热烈，对组织爱得深沉。

行文至此，文章近收笔之处，却难收痛别之情，思绪如走马灯一般掠过，蓦然发现，这是我与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的对话了。与其说是怀念，倒不如说，是激励和鞭策自己，沿着父亲的脚印，走过人生的经年。

## “天坑地缝”游历记

王介堂

久闻鄞西锡山深处有“天坑地缝”之奇观，人迹罕至。或谓非冬日不可往，乃皆畏深山春夏多野蛇焉。由是苦无机会一睹真容，竟俟十余年而未能如愿也，今岁逢双十二月，岁次辛丑年十一月初九，已酉冬月，有友陈君英杰邀余同探，欣然应诺，又约同好王君根甫、沈君小英一行前往。

车行至榎植祖庙，但见古庙前有二古木，一樟一枫，巍然挺立，一绿一红，煞是美艳，铭牌记树龄近八百岁，当与古庙同龄也。庙后有水库，亦以“祖庙”名之。拾级直上大坝，见水波潋滟，待风静，湖平似镜，岸边垂钓者三五人，悠然自得。过水库，即入山，步道甚狭，宽仅尺余，泥石交错，高低不平，崎岖难行矣。余过稀龄，自知足力不济，遂杖一柴枝以助力也。诸君协力互助，不敢稍息，陡峭之处，手足并用，一路登攀。

山道缘溪而上，溪涧见谷，落叶遍铺，两侧怪石峥嵘，棱角如刃。前行片刻，有二巨岩对峙，如门户敞开，诸君兴起，皆谓不虚苦攀，渐入佳境矣，拟以“石门迎客”而命之。又前行数十丈远，有巨岩平整如砥，可供七八人围坐其上休憩，遂题曰“平台品茗”。复前行百丈，忽见左侧山体壁立如削，高数十丈，深百余丈，前有天光映入，诸君大喜，欢欣雀跃，可谓“一线天”哉！遇山道岔口，遂商定从右而行。又前行百余丈，迎面岩壁耸立，高亦数十丈，有泉流散作万千珍珠，细雨飘落，岩壁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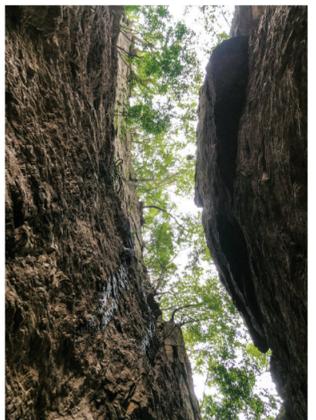
苔，一片葱绿，悦目赏心，冬日犹添生机。注目左侧，山体轰然中开，垂直上下，如斧劈刀削，猿猴亦愁攀援。此亦为地缝也，高可百丈余，宽者约丈半，狭处仅八尺，宛如高墙长弄。举头仰望，高处灌木野藤杂生，如上覆巨网，几缕天光下漏，虽已午时，然冥冥如昏。细观岩壁，野藤缠绕，气根长垂，沾土即生，千折百绕而不绝，令人为之起敬。此段地缝，气势、规模皆可观，较前者更胜一筹。遂命之“大地缝”，前者则冠以“小地缝”。

惊叹之间，忽闻“大地缝”之对面有人声，深山冷岫中，竟有三名登山者自另一山道入，素昧平生，不期而遇，会师于“地缝”，倍感亲切。稍事休憩，诸君复前行，攀萝援葛，鱼贯下，从另一蹊径入“小地缝”。其长宽高较“大地缝”均略小，中部略见曲折，远观其隙，有一线天光漏入，故得“一线天”之雅誉，最窄处似仅可通一人也。近前观之，此段孔道最狭处亦有六七尺之广。“小地缝”出口上方，有一古藤悬于山岩间，足有碗口粗，虬枝古拙苍劲，黑豆密集悬垂，足见“地缝”堪为千古奇观也。

自“小地缝”下行，原路返回，诸君众口一词，皆谓此行不虚，故乡山水之间竟有此杰作如鬼斧神工，实乃邑人之幸哉！然堪比奇绝异卉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！若得有关部门重视，邀有识之士全力襄助，“天坑地缝”之胜迹，庶几堪为“宁波地质风光游”之名片也。



“天坑地缝”奇观



(王介堂 摄)